



在淮北的9位抗战老兵。

用镜头镌刻荣光

——摄影师张晨路与308位抗战老兵近十年的“时间赛跑”



身处外地的老兵尤广才、孙新民、赵振英。

■ 记者 王青松 王陈陈
通讯员 谢天勇

当最后一位抗战老兵离去，我们该如何记住那段历史？80后淮北摄影师张晨路，用近十年时光给出了他的答案：以镜头为笔，为民族记忆存档。

十年间，他的足迹遍布全国10个省、市、自治区，为308位平均年龄超过90岁的抗战老兵，拍摄了超过10万张肖像。每一次快门按下，记录的不仅是布满皱纹却坚毅的面容，更是从时间洪流中打捞起的鲜活历史。

与时间赛跑，开启一场抢救式影像记录

“照片的意义就是留住当下。许多老兵年事已高，留给他们的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这就像一场与时间的‘赛跑’。”张晨路这样形容自己的公益之举。这场赛跑，始终伴随着紧迫感，也充斥着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2017年3月10日，山东枣庄。当他匆匆赶到“运河支队铜山大队神枪手”王保叶老人家时，却得知老人在半小时前与世长辞。“半个小时”，即成永诀。这份遗憾让他手中的相机愈发沉重，也让他更加坚定：行程表上再无“过几天”，只有“现在就去”。

此后，这位曾为吴敬琏、袁隆平等名家拍摄的摄影师，毅然放下商业项目，全身心投入这项耗资耗力的公益计划。最困难时，他所有银行卡的余额加起来仅剩十五元五角，在火车上连一盒盒饭都会不得买，曾住20元一晚的旅店，甚至夜宿车内。支撑他的，是一个朴素的信念：“用我微薄的力量，为老兵拍下最伟岸的肖像，让后人永远铭记。”十年间，他的善举感染了

越来越多的人，朋友们从不解转为支持，志愿者们也纷纷伸出援手。这场孤独的赛跑，汇入了更多同行的力量。

在镜头两端，记录者与亲历者庄重凝视

2016年，在一次偶然的探访中，张晨路面对一位九旬抗战老兵和一段即将随岁月飘散的故事，内心深受触动，意识到这些曾用血肉之躯守护家园的老兵，正以惊人的速度离去。

自此，他的镜头，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桥梁。一端是记录者的虔诚与敬畏，另一端是亲历者刻满岁月痕迹的面容与永不褪色的记忆。

山东肥城籍的孙新民于1933年通过读书会投身革命。他亲历血战陈新庄，参与创建微山湖抗日游击大队，并在湖区坚持游击战争。最艰苦卓绝时，他们打破封锁，建立起一条“湖上秘密交通线”，护送中央领导往返延安等地。他也因此被授予“模范教导员”称号。

老兵邵偶的老家是江苏南通，他回忆父亲的教诲：“你当军人也好，但要把基础打好，当军人不是凭勇敢，要有知识有学问。”这番话奠定了他的一生。

赵景慧生于山东威海靖海卫村。她讲述了在共产党创办的学校里制作石地雷、学习使用手榴弹的敌后岁月。

卢沟桥事变那年，出生于河南濮阳的米金梅年仅11岁，便在本村加入抗日救国会。她带领姊妹团成员，自编自唱抗日歌曲，在乡间奔走传唱，用歌声点燃后方的抗日热情。拍摄时，面对唱一首歌的提议，老人脸上绽开灿烂的笑容，稍加思索便唱起了《打倒日本》……她解释道，当年条件有限，歌词曲调全是口口相传，却无比振奋人心。

为何老兵的照片都是黑白色调？“色彩会分散注意力，而黑白纯粹庄重，直指灵魂。”张晨路精心布光，让布满老年斑的面容在光影中显露出岩石般的质感。“我要拍的不是老人的苍老，而是战士的尊严。”

李洪庆，籍贯安徽青阳，毕业于黄埔军校17期工科，拍摄时仍清晰记得部队番号 and 参加过的两次长沙会战。

更令人动容的是精神的传承。1924年出生的韩存灼，19岁入伍打游击，1976年毅然选择成为横山口革命烈士干部纪念馆的管理员，终日守望牺牲战友的灵位，一守就是40余载。

……随着拍摄深入，张晨路从老兵身上读懂了生命的意义，这激励着他一路前行。



张晨路(右一)给老兵展示拍摄的照片。



张晨路(左)跟着老兵学敬礼。

的精神如同微光汇聚，照亮当下，再次引发关注。

张晨路还先后走进安徽财经大学、山东艺术学院、淮北师范大学、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、上海戏剧学院等高校，讲述照片背后“过去的故事”、一个民族的“精神基因”——面对绝境的坚韧、团结的智慧、对家国的赤诚，这些品质在任何时代都具有鲜活的生命力，在新时代持续传递。

张晨路说：“希望通过这些照片让更多人记住老兵。”每次拍摄后，他都会为每位老兵挑选出自己最满意的肖像照片，寄至老兵家中。这份礼物，对老兵及其家人而言，无比珍贵。

近十年过去，张晨路拍摄的老兵中，90%以上已永远离去。2025年，正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这些影像资料的历史价值愈发凸显。张晨路之举，已超越其个人行为的范畴，成为对民族记忆系统性抢救的一部分。

而他并未止步，又将镜头转向敬老院的普通老人、大病儿童，并启动了抗美援朝老兵肖像拍摄项目。

“当年我们不怕死亡，如今我们怕被遗忘。”这或许是老兵们最后的心声。而张晨路，用他的镜头实现了老兵们的拳拳夙愿，让个体的荣光汇聚成民族的永恒记忆。

张晨路最喜欢的照片里，一位百岁老兵正挺直腰板，仔细整理胸前的勋章。老人说：“我这辈子最骄傲的，就是为人民的解放作了点贡献。”张晨路用近十年的坚守，让这份重如千钧的骄傲得以跨越时空。当最后的亲历者离去，这些影像将成为活着的历史，无声诉说着民族的苦难与辉煌，照亮后人前行的路。

“微型病房”里的孝故事

——百善镇桥头村五兄妹接力守护九旬病母

■ 记者 张旭

十二月的淮北平原，正值肃杀寒冬，濉溪县百善镇桥头村秦瓦坊的一间农家小屋里却是温暖如春。91岁的赵秀珍安详地躺在床上，老人的女儿秦秀侠和儿媳张翠兰一个忙着给老人擦洗面部按摩手脚，一个帮老人连接吸痰器，细致清理老人气道。老人的儿子和女婿忙着打扫家里的卫生，整个小院井井有条……这样的场景，在这个大家庭已持续了近两年。

2024年3月1日，赵秀珍老人突发脑溢血，生命一度垂危。医生表示老人“年纪太大，情况不乐观”，五个子女却异口同声：“有一线希望，就不能放弃！”

为挽救母亲生命，他们先后辗转市县三家医院，不惜重金请来外地专家会诊并实施手术，最终将几乎成为植物人的母亲接回家中。由于没有专业护理背景，兄妹几人便在医院虚心向护工学习鼻饲、吸痰、生命体征监测等核心护理技能；缺少专业医疗设备，他们就自费购置护理床、防褥疮气垫、氧气瓶等器材，硬是把普通的农科院改造成了一间功能齐全的“微型病房”。

“行孝，不能代替”

照顾一位完全失能的高龄老人，意味着24小时不间断的看护。这对均已年过半百的五兄妹来说，无疑是巨大考验，但大家硬是共同制定了一份“值班表”：每人值守四天，日夜轮换，风雨无阻。

这份坚持背后，是每个人咬牙克服的现实困境：大女儿秦秀侠年届七旬，常年在外地帮带孙子，每次回乡便集中值守，即便头晕血压升高也婉拒家人的替换建议，坚定地说：“这是行孝，不能代替。”二女儿曾患脑梗，家中还有两个年幼孙儿需要照看，却依然坚持轮值。三女儿丈夫身患重病，她干脆带着丈夫一同搬回娘家，在母亲床边搭起简易床，“最难的时候，两个人一起陪着。”小

女儿常年服药控制高血压，却从未缺席轮值。唯一的儿子与儿媳均已年过六旬，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慢性病。儿媳张翠兰前段时间突发面瘫，家人劝她休息，她含泪回应：“不行，我要尽我该尽的责任。”女婿们白天忙完农活，晚上也纷纷赶来协助护理，一家人拧成一股绳，只为守护母亲的生命尊严。

“钱不够，大家凑”

对于这个以务农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大家庭而言，巨额医疗和护理开支无疑是沉重负担。但在金钱面前，五兄妹从未有过一丝争执。

“手术要钱，大家二话不说，争着拿。”小女儿家庭年收入不足两万元，却毫不犹豫拿出全部积蓄；儿子儿媳在经济拮据的情况下，仍坚持为母亲房间安装空调，并主动承担高额电费。“行孝是小事，不能等，花钱都是小事。”儿媳张翠兰说。

他们的孝行也深深感染了下一代。孙辈纷纷主动提出分担费用；有工作的多出，没工作的也尽己所能。“姥姥(奶奶)养大我们一大家子，现在该我们出力了。”

“十里八村也找不出这么孝顺的”

日复一日的精心照料下，付出终有回报，如今老人的身体状况相比刚出院时已大为改善，这让五兄妹振奋不已。他们日复一日的坚守，也在当地传为佳话。“像他家老母亲这样的病情，这么大的年纪，在俺们农村早就不治了。他家子女这么孝顺的，十里八村也找不出第二户”，乡亲们由衷感慨。

面对赞誉，五兄妹却很平静。“过去那么苦的年代，她宁愿自己饿着冻着，也要把我们五个拉扯大、成家立业。我们现在做的，远不及母亲付出的万分之一。”大女儿望着病床上的母亲，语气温柔而坚定。“她在，我们的家就在。”大女婿王启杰说。



酿酒车间里的歌者

——马得恩把歌声揉进烟火

■ 记者 杨紫晶

在口子酒厂的酿酒车间，机器的轰鸣与麦芽的醇香交织成日常，而23岁的马得恩，是这方天地里把歌声揉进烟火的人。这位被工友们称作“酿酒车间歌神”的青年，带着车间里的烟火气站上“声动淮海”歌唱比赛的舞台，从周赛一路闯进月赛，用歌声将酿酒的生活与歌唱的理想，谱成了最动人的日常乐章。

马得恩与唱歌的缘分，早已扎根在口子酒厂的酿酒车间。对他而言，唱歌从不是工作之外的消遣，而是融入日常的本能。酿酒车间的工作节奏紧张，重复的工序里，他总能随口哼上两句，“工作时也唱，就是热爱唱歌”。摇滚是他的偏爱，干活时唱着摇滚乐，沉闷的车间仿佛也多了几分热血与活力。在他看来，酿酒是生活，唱歌是理想，前者给予他安稳的烟火，后者让他在日复一日的重复里找到放松与愉悦，“让上班变得舒缓”。

当酿酒车间的生产线遇上比赛的聚光灯，马得恩主动报名了“声动淮海”比赛。周赛登场时，他出场次序偏后，却凭着一腔热爱唱得尽兴；晋级月赛后，面对高手云集的赛场，他坦言“很爽”——不仅和一群同样热爱音乐的人交流，还在选歌等细节上学到了不少知识。从车间到舞台，两个场景的反差清晰又鲜明：在车间，唱歌是为了给枯

燥的生活添点欢快；在舞台上，他虽难掩紧张，却更享受站在聚光灯下放声歌唱的时刻。

为了备战比赛，马得恩把练歌融进了工作的间隙，“工作的时候边听歌边练习边干”。酿酒讲究火候与耐心的工匠精神，也悄悄浸进了他对待唱歌的态度里。他笑称自己记忆力不算好，一首歌曲总要听上无数遍，练上无数次，才肯罢休。这份较真，让他站在舞台上的每一次演唱都带着酿酒人特有的踏实。

在马得恩的歌单里，《活着》是让他格外有共鸣的曲目，歌词里的深意，暗合着他对工作与生活的理解；而没能在赛场唱上的《河流》，在他眼中是极具力量的歌。他总说，不同的心情要听不同的歌，音乐是治愈生活的良药。这也是他希望通过歌声传递给听众的心声。

尽管月赛未能继续晋级，但马得恩的音乐脚步从未停下。未来他还会继续参加这类歌唱比赛。这位23岁的酿酒工人，站在平凡的岗位上，却用歌声给同样在日常里坚守的人送上寄语：“不要为了生活工作而感到伤心难过，有音乐就放松自己，有机会就展示出来。”他也时刻提醒自己，要好珍惜每个年龄段的时光。在口子酒厂的酿酒车间，马得恩的歌声还在继续，这歌声里，有生活的烟火，有理想的光芒，更有平凡人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。